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九十三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

夏官司馬第四之三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正義鄭氏康成曰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内屬六鄉焉（賈疏載師職以牛田賞田任遠郊之地遠郊内置六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

功曰多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功輔成王業國功保全國家民功瀘施於民事功以勞定國治功制灋成治戰功尅敵出奇司馬灋曰上多前虜賈䟽上多戰以功多為上前虜居於陳前虜獲俘囚也引之者證多為戰功　賈氏公彥曰六者皆對文為義散文則通左傳舍爵策勳彼戰還而飲至是戰功亦曰勳也明堂位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是周公德大有勳兼勞者也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　賈氏公彦曰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故祭功臣詔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

案大行人三等侯國皆曰建常疑諸侯在國對其臣

民亦得稱大常如路寢彖䰟之類故特標王之大常以别於使有勲者自銘其常也

大功司勲藏其貳

正義鄭氏康成曰貳猶副也

案内史職王有賞賜贊為之以方出之六等之勲當賜地者司勲議其功之所稱以上於王王使内史為之辭書於方以下司勲惟大功銘于大常者則以詔司常祭于大烝者則以詔典祀王之命辭其正則二

官藏之而司勳藏其貳若功小無祭與銘之命而惟賜之田則司勳藏其正矣注謂功書藏於天府於經無據

掌賞地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令謂役賦　賈氏公彦曰賞地在六鄉之内其民亦從鄉之徭役瀍

凡賞無常輕重眡功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賈疏待有功乃

隨功之大小給之故云不可豫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正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賞地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

鄭氏衆曰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賈疏漢法穀入司農錢入少府獨加賞之田無正耳

存疑賈氏公彦曰加田未知所在或與賞田同處在

遠郊也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又有士田士田即圭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禮是大夫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質如字量力陽反賈音嫁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

賈疏馬有六種此三者無種買以給官府齊馬道馬亦無種不買之者其種馬上善似母齊馬道馬雖非

上善似母者亦國家所蕃育不買之也

鄭氏衆曰皆有物色及賈直

易氏祓曰案輈人國馬田馬駑馬之輈各有尺寸故皆以三物量之辨其物則可定其賈故謂之質案校人辨馬之六物而馬質所量惟三者惟師田雜役官吏受馬於有司故量其賈有死而更或止更其物之法種馬齊馬道馬非羣下所得用無所庸其量也

綱惡馬

正義鄭氏康成曰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　王氏應電曰馬有覂駕破車而其力可用者則以索綱維之使馴服也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更音庚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更謂償也某謂旬之内死者受之日淺養之惡也賈疏旬之内雖任之過其任若養之善未必致死以其日少故也若養之惡雖不重任亦能致死旬之外死任之過其任也賈疏

雖善養之任載過多可以致死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賈疏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既竭雖齊其任養之善容能致死賈氏公彥曰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役　李氏嘉會曰受馬於官未及旬而死安知非前所養者失其職乎曰前者失養則後者不當受既受而馬死必後者失職也責其備償則受馬之時致養之際必不苟矣案馬以齒毛為別更以良駑定其賈之高下旬之内更者責以生時之賈也以其物更者以既死之皮筋

肉物為價也入馬耳乃旬内旬外之所同以物更者且入耳以防抵偽則以金賈更者不待言矣嚴其罰於受馬之始俾謹視其馬之性質而養之得其宜則調馴而不至暴疾矣

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正義鄭氏康成曰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王氏曰司馬法戎事齊力尚強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所謂以任齊其行也

案齊其行亦謂服與服齊驂與驂齊則行步勻停而疾徐如意也

若有馬訟則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訟謂賣買之言相負

案民間牛馬之賣價質人掌之此訟則師田行役卒隸有爭及官買不得其平或稽其賈與同受馬於有司馬死傷當償而以過失相推者注尚未盡

禁原蠶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賈疏辰則大火房為天駟故云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賈疏月直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内宰職仲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是也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賈疏莊二十二年左傳周史語禁再蠶者為傷馬與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宫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記所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

侯　賈氏公彦曰分國謂分諸侯之國為九州州各有疆界營國城郭即匠人營國方九里之類量市朝道巷謂若匠人市朝一夫經涂九軌門渠之尺度若應門容二轍三个之等造都邑謂造三等采地亦有城郭宫室市朝之等

案以分國為九州者周更定九州析冀以為燕并幷徐於青而豫州之境西至華山則虞夏以來建國必有舊屬於此而新屬於彼者故曰分也凡建國大司

徒制其域封人封其四疆而已城郭后宮市朝道巷門渠之細非王官所及也其國自有匠人營之而掌於量人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有出疆之職也量人下士二人兼共軍旅喪祭之役豈能徧營六服之國邑哉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涂本又作塗

正義鄭氏康成曰軍壁曰壘賈疏軍行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以備非常州一州之衆師行亦二千五百人聚一處故名州市

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賈疏所居皆有里數故職在量人案軍有朝者凡相見之處皆曰朝或王親在行或所命主帥必有朝也漢晉稱郡朝縣朝潘安西征賦曰厲疲鈍以臨朝時為長安令也里所以定分界蓋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居也詩瞻仰昊天云如何里亦當訓居　云州涂者州為一鄉之小成猶辨號名者鄉以州名之意每涂不必定二千五百人即二千五

百人不必定出一州也

存疑王氏應電曰師衆所居非可苟也八陣之法中軍倍於四正以為提挈張弛四正倍於四隅以為輔翼遊軍别有三之一以為應援營中大道縱横各二所謂涂也其地分為九所謂州也前有朝為天子諸侯大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為衆兵貿易之所左祖以聽命而行賞右社亦有尊以行罰略如國中之制凡安營皆然但軍行多寡不同則壘舍大小亦異

耳

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書地謂方圜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 賈疏支謂支分湊謂臻湊道塗有支分及相臻湊遠近也 王氏應

電曰封國慶削巡行征役皆於是乎攷之

通論鄭氏鍔曰大司馬掌九畿之籍而職方氏屬焉量人復書地數涂數而藏之其事相備

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正義鄭氏康成曰燔從於獻酒之肉炙也　賈疏特牲饋食禮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　數多少也量長短也　賈疏案鄉射記脯五職祭半職職長尺二寸是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　敖氏繼公曰曲禮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是長尺二寸而中屈之祭半職則不屈　王氏昭禹曰物之所共則有數器之所容則有量

通論鄭氏鍔曰從獻脯燔之數量使量人制之義與巾車掌路有鸞聲因使鳴鈴以應雞人車僕掌革車因使大射共三乏同義

掌喪祭奠竁之俎實竁昌絹反又昌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賈疏喪祭多擄虞祭言此喪祭連奠竁竁是壙内故以為大遣奠

士喪禮下篇曰藏包筲于旁賈疏士喪禮下篇即既夕禮包謂包牲取下體葦包二者也藏筲者即既夕禮云菅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

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斝古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宰祭者冢宰亦容攝祭斝讀如嘏尸之嘏　鄭氏鍔曰歷瀝同謂受舉斝之餘瀝而皆

飲之受神福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引明堂位證斝是器名但周獻用玉爵不用斝故後鄭讀如嘏尸之嘏從少牢尸嘏主人案鬱人職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皆飲之下既言爵則斝自不得從明堂位爲

器名

案王宅憂喪三年不祭而有事于宗廟則冢宰攝之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是也王平時有喪疾則宗伯攝事此與鬱人聯事彼不言宰

此言宰蓋王親祭與宰攝祭皆同兩職互相備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肆注讀作鬄他歷反今讀如字

正義鄭氏衆曰羞進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　鄭氏康成曰肆讀爲鬄所謂豚解也賈疏士虞禮記主人不視豚解士喪禮特牲四鬄去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正祭即體解爲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羊肆爲體薦全烝後鄭不

從者以此經用羊是宗廟之祭非祭天案外傳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俎禮運腥其俎孰其殽注腥其俎豚解而腥之孰其殽體解而爓之又云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是祭宗廟不得有全烝也

案或以我將詩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疑祀天亦用羊非也郊用特牲見於書傳者甚多我將詩乃祀帝于明堂以文王配故有羊耳此經明曰羊肆羊殽肉

豆則非所用以祀天者其為宗廟之祭何疑　醢人豆實無羊肉然戴記觴酒豆肉則肉固可為豆實禮文殘缺不得專據醢人而謂古無是也

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珥而志反一音仍祈讀作刉音機注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為祀書亦或為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珥讀為衈祈或為刉刉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賈疏雜記廟成則釁之　春官肆師職祈或作畿

秋官士師職凡刏衈則奉犬牲此刏衈正字與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珥為以牲頭祭後鄭不從

者案雜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於屋下

衈既為釁禮此刏與珥連文則刏亦是釁禮非祭祀

之法何得為牲頭祭乎後鄭謂珥讀為衈祈或為刏

者以釁法無取於玉珥及祈禱之義故依士師刏衈

為正也毛牲曰刏羽牲曰衈此相對而言雜記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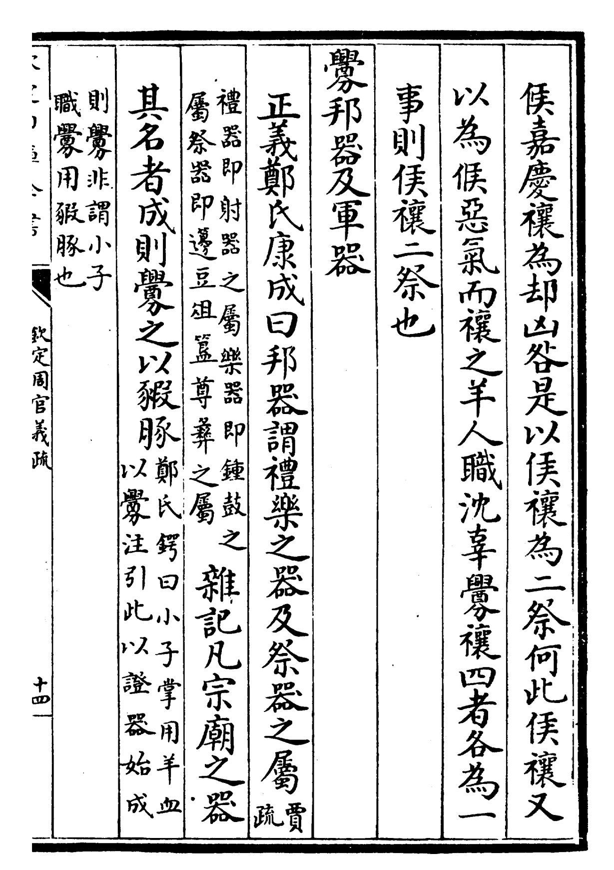
羊門用雞皆云衈散文通也

存異王氏與之曰珥當為弭如小祝所謂弭災兵祈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釁事也

凡沈辜侯禳飾其牲禳如羊反

正義鄭氏衆曰沈謂祭川爾雅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王氏昭禹曰沈謂貍沈辜謂疈辜侯謂侯福禳謂卻禍　易氏祓曰飾其牲謂羊牲被以文繡

辨正劉氏迎曰小祝掌侯禳禱祠之祝號注以侯為



侯嘉慶禳為却凶咎是以侯禳為二祭何此侯禳又以為侯惡氣而禳之羊人職沈辜釁禳四者各為一事則侯禳二祭也

釁邦器及軍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賈疏禮器即射器之屬樂器即鍾鼓之屬祭器即籩豆俎簋尊彝之屬 雜記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氏鍔曰小子掌用羊血以釁注引此以證器始成則釁非謂小子職釁用豭豚也

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正義鄭氏康成曰示犯誓必殺之　賈氏公彦曰大司馬職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是此職也　王氏曰斬牲徇陳以小子掌釁社不用命者戮于社故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正義賈氏公彦曰贊羞謂大司馬祭祀羞牲魚之類則贊之受徹謂祭畢諸宰君婦廢徹之時則受之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正義鄭氏康成曰羔小羊也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賈疏凡正祭皆用成牲今言飾羔則非正祭故引詩為證　王氏安石曰禮

記飾羔鴈者以繢

案祭祀無用羔者即如豳詩之獻羔又焉用飾之飾

以繢者唯卿所執摯之羔耳此二句文不相屬中間

蓋有闕文焉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登升也升首報陽也　案郊特牲䏝膋燔燎升首報陽升首於室賈疏郊特牲用牲於庭升首於堂也注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也

賈氏公彦曰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羊人止掌羊牲不升餘牲故也

案三牲皆升首獨於羊人言之何也牛人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簝則割而升其首自屬牛人之職故舉共互與盆簝以相備也於牛言升首或疑羊之不必然於羊言之則豕可知矣牛人羊人等既主割牲而內

外饔又掌祭祀之割亨何也掌牲者升首饔人則體解以納亨也大祭祀司士又率其屬而割牲何也其文上承賜爵而呼昭穆繼以羞俎豆則所割乃祝衆賓衆兄弟之脅俎耳詳見本職

凡祈珥共其羊牲祈珥讀作刏衈

正義鄭氏康成曰共猶給也　賈氏公彥曰犬人職幾珥共犬牲用駹此職云共羊牲羊犬俱得為釁故兩職各共之

案羣儒以祈珥為祭祀破鄭注不過以下文别言釁耳不知刉衈乃社稷宮廟始成之釁不害下文為釁器物也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之後亦别舉釁邦器及軍器義與此同此職於祭祀外别舉祈珥正明共羊牲以釁而無事於刲焉耳

賓客共其灋羊

正義鄭氏康成曰灋羊飧饔積膳之羊 賈氏公彦曰言灋即是依灋度多少送於賓館及道路掌客所

列是也

案牛人備舉牢禮積膳饗食賓射之牛其牽具列於掌客故言牽羊以該之而軍事喪事之列於牛人職者此職亦以牽共可知矣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積音漬從智反又精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積故書為眦鄭司農云眦讀為漬謂釁國寶漬軍器也某謂積積柴禋祀槱燎實柴

案牛人不言刉衈及釁事而小子掌釁社稷五祀邦

器軍器皆以羊則古者凡釁皆不用牛與　釁之外别有積疑即小子職所謂師田斬牲徇陳使血漬於地也若積柴之祀則不宜列諸毁事之後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價

正義鄭氏康成曰布泉　王氏應電曰牧人無牲或耗敗也

案此云受布于司馬而巫馬入其布於校人則凡官長皆有存貯之布以備用明矣掌牲之官惟馬質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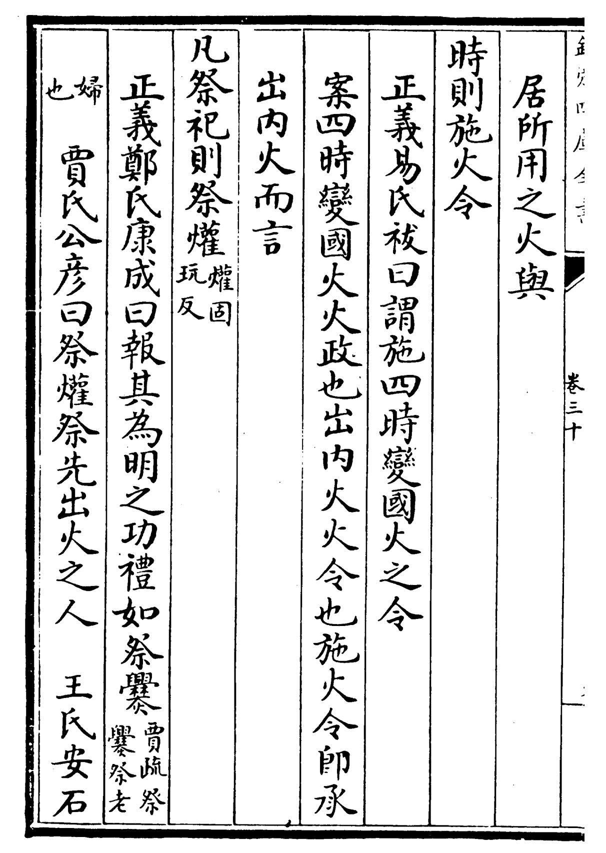
人有賈蓋小祭祀小賓客所用羊牲為多時須買共而馬質有賈則以馬死或宜更其價或以其物更耳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猶用也變猶易也　鄭氏衆曰鄹子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王氏昭禹曰以火烹飪則納其氣於内逆用之則強弱相勝而氣不均順變之則休廢相沿而疾可救故四時各取其

所宜之木以變國火使民常得隂陽之正氣而不溺於一偏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春取榆柳等舊師皆以為取五方之色同今案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　王氏應電曰以四時之木所生者言之榆柳先百木而青得東方之色棗杏心赤得南方之色柞楢文理白得西方之色槐檀心黑得北方之色桑柘皮裏皆黄得中央之色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内音納

存疑鄭氏康成曰火所以用陶冶民隨國而為之鄭人鑄刑書火星未出而作火後有裁賈疏見昭六年左傳鄭司農云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賈疏三月諸星復在本位故云本時九月本黄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内火故春秋傳曰以出内火賈疏襄九年左傳案陶冶無四時之異注說未知何據或曰季春始熯則出火於外季秋始肅然後内而用之出内者謂室



居所用之火與

時則施火令

正義易氏祓曰謂施四時變國火之令

案四時變國火火政也出内火火令也施火令即承

出内火而言

凡祭祀則祭爟爟固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報其為明之功禮如祭爨賈疏祭爨祭老

婦也

賈氏公彦曰祭爟祭先出火之人　王氏安石

曰舉火曰爟祭祀用爟故祭焉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焚萊民擅放火　賈氏公彦曰國失火謂國中之民失火有罰若令民失火有杖罰

大司馬仲春田獵主用火因除陳生新若二月後擅放火焚萊則有罰也

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正義賈氏公彦曰云城郭溝池者謂環城及郭皆有

溝池也樹渠者非直溝池有樹兼其餘渠上亦有樹也　鄭氏康成曰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也鄭司農云國語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賈疏案楚語靈王為章華之臺伍舉諫曰瘠磽之地于是乎為之城守之木于是乎用之引之者證城有守法　劉氏彝曰浚溝之土以為城鑿池之土以為郭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　王氏安石曰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蓋司險樹之掌

固脩之

案注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樹之有刺者以樊垣牆為便耳土各有宜城郭溝渠凡樹之成林者皆可以為阻固蓋内有蔽則敵𥇖疑依以設守攻者難入故春秋傳伐國而勝乃得焚刋其竹木秦漢以後塞上樹榆柳蓋古法之遺

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

正義賈氏公彦曰宮伯注士謂卿大夫士之適子庶

子其支庶　鄭氏康成曰衆庶民遮守固者也　王氏安石曰頒其守則遠近均勞逸更公卿大夫涖職於内而子弟守固於外休戚一體之道也

餘論黄氏度曰霍光謂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猶識古以士庶子宿衛王宮及守固之意

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飾器兵甲之屬令城郭門之器亦

然財用國以財所給守吏之用也稍食祿稟任謂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為藩落　鄭氏鍔曰萬民近地之民材器所用楨幹木材及畚築之具

案公卿大夫之子家有田祿萬民計口授田俾各守其地之阻固以自衛而財用稍食國猶須焉所以厚下安宅而其效至於民忘其勞民忘其死也財用曰分視地守之劇易而有多寡也稍食曰均計功力之

多少以為差等也古者民之衣食裁悉纖悉皆君為計處而民以材器給國事如於其家此國維所以固仁義之利所以長也

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賈疏城郭所守是其常處他要害若殽臯河漢要路之所通守政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非是不得妄離部署贊佐也

王氏應電曰有地守者各致其守則呼吸不通故必受法於掌固以通守政庶幾緩急應援聲勢相輔案通守政即均人所謂均地守使劇易相通而得其平此平時之守法也至移甲役財用則其地猝有警掌固必以達於司馬使國中有司持符節以徼之他境故與師而贊之舊說國有司即掌固或謂司甲役財用者皆非也　周官移用其民者二遂人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所以禦天裁而食無不足也掌固移

甲役財用所以捍人患而兵無不足也然非教化有素而信孚於民亦徒法耳後世習於游惰則子弟而怠耕溺於功利則將吏而外市安能使救人之事而盡其力固人之守而致其死哉

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鼜音慼杜七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巡行也行守者為衆庶之解惰鼜謂擊鼜警夜守也三巡之間又三擊鼜　賈氏公彦曰此掌固立法與有地守者非自巡行之也　王氏

應雷曰夜更三鼜者一以為三廵之表號一以為凡守者之警戒　易氏祓曰號則呼守者之名戒則警守者之事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灋

正義鄭氏康成曰都邑亦為城郭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竟界也職謂守與任　賈氏公彦曰國都竝言謂王國及三等都邑也民職謂國都民

當守之處均其勞逸而遞守也

案自國至遠郊百里之外溝樹凡三重地愈近則阻固之設愈數也凡郭外曰郊都之郭外亦宜有溝樹

凡此類皆所謂地職也

若有山川則因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山川若殽皐河漢賈疏殽謂若殽有二陵皐謂若東成皐漢若楚漢水以為池河為四瀆之險皆因之為固不須别造

王氏昭禹曰因其自然之勢以為阻固則用力不勞而為備也易

餘論王氏曰先王之世道德明仁義脩然後掌固之守可頼若徒恃形勢而不知其本委而去之雖有高城深池何足恃哉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猶徧也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賈疏開鑿若禹鑿龍門之類橋梁若十月輿梁成之類

賈氏公彦曰序官注國曰固野曰險是掌固

掌在國城郭司險掌城外阻固　王氏應電曰周知山林川澤之阻則可以控御侯國也有事則守之以為固所以待暴客無事則達之以為路所以便行路

餘論杜氏佑曰管子云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地形之出入相錯者必盡知之然後可以行軍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賈疏遂人職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樹之林作藩落也

案五溝五涂遂人所治也而於司險復曰設者凡井田溝涂之設一以盡地利一以為阻固故必使遂人與司險共議其形勢之錯連水流之輸委道路之支

湊猶邦之六典大宰建之而大史亦與共建疏謂非遂人田間之溝涂誤矣不言都邑者曰國之五溝五涂則通乎畿内矣於掌固言都邑者守法之詳皆具於掌固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井田中有無形之險固遂溝洫澮川以通水道即以限戎馬徑畛道路唯便農民而不利於驅車此盡東其畝齊人所以責晋也

案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丘陵之險天作地

成非人力所能設也周公設司險掌固之官所恃唯溝樹耳每見山澤豪民居阻溝樹盜賊即不敢犯茍城邑要塞多設溝樹則居者有以自固而戎馬失其利此為民長慮者所宜先務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故喪裁及兵也閉絶要害之道備姦寇也　賈氏公彦曰節謂道路用旌節

案掌固所掌城郭溝池樹渠之阻固所在皆有之非其屬所能偏守也故唯頒其守於士庶子衆庶司險所掌乃要害之道故國有故則以其屬守之葢以其屬下士監臨士庶子衆庶而嚴其守法耳

掌疆 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治治道也國語云候不在竟 賈疏 周語文 譏不居其方也禁令備姦寇也以設候人者選

士卒為之賈疏即徒百二十人是也詩云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案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必每方各以三人

掌之其六人則掌達於朝或軍行則從也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

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賈疏襄二十一年左傳是其

送之　賈氏公彥曰方治謂國有事不能自決當決

於王國或有國事須報在上皆是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賈疏左傳注菆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掚馬掉鞅而還賈疏左傳注掚飾也掉正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賈疏宣十二年左傳慝陰姦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

環四方之故廵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降戶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諜賊反間為國賊賈疏謂間伺此國之善惡反於彼言之也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揚者為之威武以觀敵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齊人降鄣賈疏莊三十年秋七月文

案環謂環伺四面或有掩襲衝突之變故也察軍慝察己國之姦人為敵間者搏諜賊執敵之為諜者凡

外諜必有內姦與表裏故兼察之巡邦國謂從王敵愾之邦國也此職所列皆臨敵時事前五者先為不可勝後三者蓋欲不戰而屈人之師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挈苦結反畚音本

正義鄭氏衆曰挈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賈疏謂結之於竿首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於

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䜌所以駕舍故以䜌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於所當禀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故以表稟軍中人多車騎雜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為表省煩趨疾於事便也　鄭氏鍔曰䜌畚二者非挈壺之職在軍無別事故使兼掌之

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㯋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縣壺以為漏賈疏縣壺於上以水沃之水漏下入器中以没刻為準法也以序聚㰂以次更聚擊㰂備守也某謂擊㰂兩木相敲行夜時也代亦更也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賈疏此據漢法而言以器盛四十八箭箭各百刻以壺盛水縣於箭上節而下之水水淹一刻則為一刻四十八箭者取倍二十四氣也易氏祓曰挈壺之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

天池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一氣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則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景無差 易氏祓曰守之以水則均其晷刻之多少守之以火則知其漏箭之遲易

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正義鄭氏衆曰冬水凍漏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賈氏公彦曰沃謂沸水熱澆沃壺中使下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正義黃氏度曰此即司士朝儀之位公卿大夫初命見于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此射人掌其事也注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非也若將射而非初命何用摯哉大抵射人本掌孤卿大夫之總故在朝則使掌其位等其摯會同朝覲則作大夫介及凡有爵者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凡此皆非射事而射事彼

兼掌之故以射人名官耳

案射人掌公孤卿大夫司士掌士諸子掌庶子三職相次則射人之官非專為射設也自首至掌其治達皆非射事黄氏所見可謂偉然此朝位與司士朝位同則路門外之治朝也日日常朝固如司士職所云矣其有初命為大夫若卿若孤若公者則執摯以見于王而其位如此初命者執摯餘人各依位次立焉經但著所執之摯不同非謂在朝者人人執摯也王

出負宁南面初命者執摯以前奠摯再拜稽首王答壹拜宰受幣以東此巳臣之摯故受之與五等諸侯朝覲之玉異見之於治朝亦與覲禮在廟者異也士相見禮曰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壹拜此諸侯之臣之禮也王朝可以類推

存疑鄭氏康成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賔射士不與也燕禮公升即位於席西

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賈疏儀禮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周官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故引儀禮見天子諸侯互見為義耳　賈氏公彦曰君南面答陽臣北面答君三公臣中最尊故屈之使北面答君之義也西方者賓位以孤無職尊而賓客之故在西也卿大夫皆有職故在東近君居主位也士無臣祭無所擇不得自大射

得與君大射故司裘職大射不言士也按下文士豻
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賔射不得與君賔射矣
案射無執摯之瀍因官名射人而強屬之射耳以為
賔射尤非也燕禮内朝之位與此迴不同而云三朝
位同殊不可解此朝位以北面者為尊東面者次之
西面者又次之東面者賔方也聘禮私覿賔先入門
右擯者辭之賔出乃入門左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
事自闑東則西方之尊於東方也足以見之矣不言

士者士卑且非射人所掌也於射人與司士見治朝之位於小司寇與朝士見外朝之位於燕禮大射儀見內朝之位朝位之不同具矣

通論王氏詳說曰朝士外朝之法孤卿大夫同西面射人司士二職則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者三孤無常職時乎與卿大夫同又時乎與卿大夫異桒夏篆服希冕所以與之異也位九卿爵六命所以與之同也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相息亮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賈疏謂在朝進退周旋拱揖之儀

存疑鄭氏康成曰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　賈氏公彥曰司凡筵職大饗射王立扆前南鄉司服職饗射則鷩冕此云王與諸侯射在朝當皮弁又何得有扆所以然者彼二者據大射在學故在扆著冕此賔射在路門之外朝與彼異也

案諸侯在朝或有或無不定若有則皆北面故云則

也諸侯來朝者不必日日在朝亦以公孫卿大夫中有初命者故來與斯禮耳與三公偕北面三公稍東而東上諸侯稍西當少進而西上不與三公相統也諸侯不執摯以其朝覲時已執矣禮之盛者不可褻也諸侯非常朝者故射人詔相之公孫卿大夫則無庸詔相也注因有諸侯遂以為賓射而疏直以為賓射在路門之外朝凡射必先行燕禮有堂有階乃可分別賓主而有升降之節路門外直有庭耳無堂無

階侯之及其他射器如何位置而可以射乎經明言諸侯北面豈有射位而北面者乎其不然審矣

通論黄氏度曰外朝諸侯東面賔之也治朝諸侯北面臣之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其薦獻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治達謂諸侯有所治則受而達之於王王有治又受而下之

案此因上文而遂終言詔相諸侯之事

以射灋治射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法王射之禮賈疏言王射以別諸侯已下之射也

治射儀謂肄之也　賈氏公彦曰此王射之儀兼有諸侯諸臣各在家與賔客射法各自有官掌之射人

但以灋與之耳

案自此以下乃言射也灋者上下有一定之制如下文王以六耦之等是法也儀則行事之曲折如器物

之陳飲射之節先後左右之序升降出入之文皆儀也循法而執其事者各有儀故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正義鄭氏衆曰三侯虎熊豹也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賈疏此言容儀禮鄉射大射云乏云容者據唱獲者容身於其中云乏者矢至此不過也

侯熊豹也豻侯豻者獸名也　鄭氏康成曰豻大射儀作干讀如宜豻宜獄之豻豻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為射節之差　敖氏繼公曰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以將乘矢焉此云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

案此謂大射非賓射也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

鵠則春以功謂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也大射儀干侯五十步注云干讀為豻豻侯者豻鵠豻飾也此云士以三耦射豻侯豻侯固皮侯而棲鵠者與大射儀無異也則王之三侯諸侯之二侯孤卿大夫之一侯亦是皮侯棲鵠而其射為大射明矣且據此則大射士亦有之注疏謂士無大射又云士亦有賓射皆非也

大司馬職合諸侯之六耦謂正射之耦也此云以六

耦射三侯當指初射之耦言之以其孤卿大夫士之三耦是初射故知六耦四耦者亦初射也六耦葢以士為之大射如此意賔射亦同與此諸侯與大射儀之君一也彼三耦三侯與此異者敖繼公曰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是以異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皆與賔射於朝之禮也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

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三正損玄黄二正去白蒼而以朱緑賈疏朱已下以相尅為次向南為首故先朱也三正二正皆依聘禮記繅藉而言三采者朱白蒼二采者朱緑也其外之廣皆居矦中參分之一中二尺賈疏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彼謂大射之侯若賔射之侯亦當三分其廣正居一焉九十步者侯中丈八尺七十步者侯中丈四尺五十步者侯中一丈也大夫以上與賔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 賈氏公彦曰上文不言

士天子與諸侯賓射士不與也而此云士豻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不得與君賓射矣

寀地官之牛人春官之鎛師眡瞭典庸器夏官之小臣於賓射皆有所共之事而梓人五采之侯别於皮侯獸侯則大射燕射之外别有賓射無疑但賓射唯天子諸侯有之或因來朝或因會同特舉此禮故雖次於大射而隆於燕射侯用五采尚文德也其燕之牲以牛盛其禮也若孤卿大夫以下則燕射而已惡

覿所為遠國屬者而賓射云乎哉九節七節五節注以為樂節之差是巳五正三正二正一句相聯與上三獲三容二獲二容一獲一容之句無異舍樂節而忽指射侯錯雜乖隔豈復成文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

正義敖氏繼公曰步者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貍形於其上以為識故云貍步　鄭氏康成曰三侯者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侯道

以弓為度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儀曰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是也敖氏繼公曰參如無徃參之參謂介於二者之間也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之參侯者以其參於二侯名之也大侯謂熊侯也則參侯其豹侯與九十七十五十其步數也

王氏應電曰大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然後射人等張之

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於後也王氏應電曰以避矢以矢行告射人主以矢行高下

左右告於王也大射禮大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卒令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取矢也某謂令去侯者命負侯者去侯也賈疏負侯者服不氏鄉射禮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王氏昭禹曰令取矢令射鳥氏也射鳥氏職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祭侯則為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為位為

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禮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　賈氏公彥曰大射禮使服不氏負侯將祭侯之時先設位於侯西北北面服不氏於位受獻訖乃於侯所北面祭侯

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數所主反中張仲反正音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數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算也大射禮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案中者盛算之器北面眡算賈疏大史數之射人但眡之耳大射諸侯禮謂之司射天子謂之射

人司射恒執張弓搢扑以將眂數筭故適階西釋弓去扑倚于階西襲乃適中南北面眂數筭也　射

正射之灋儀也　賈氏公彦曰射之威儀乃禮之正故名射儀爲射正王氏應電曰正政通司馬所主射儀若命去

侯命取矢乘矢之類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今立秋有貙劉云賈疏漢時苑中有貙劉爾雅貙似貍劉殺也引之者證豕嘗在秋有

射牲順時

氣之法

案貙劉似謂田取野獸以共祭與此經臨祭之日射牲不同注疏微混

存疑鄭氏康成曰烝嘗之禮有射豕者　賈氏公彥曰宗廟之祭秋冬射之春夏否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刲羊擊豕而已

案王所射者牛耳羊豕小牲未必親射注所引烝嘗禮今無攷尸以象神祝以事神故相尸者必祝禮莫

重於祭王躬是飭故詔相王禮者必大小宗伯司徒大學所升之士並司士論辨之故掌其戒令詔相其法事者必司士會同朝覲賓客軍旅孤卿大夫無事不與射人俱故使相祭祀之法儀凡從王及掌事者亦射人作之設官分職之意皆可以此類推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讀如作止爵之作賈疏特牲禮三獻作止爵三獻賓長也賓長作起前尸所止之爵使尸飲之讀從之者取動作之義諸侯來至王使

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有爵者命士以上不使賤者　賈氏公彦曰會同朝覲王使公卿有事則射人使大夫為上介使凡有爵者命士以上為衆介也

案此下皆非射事其職之不專乎射可見矣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倅七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倅車戎車之副　賈疏戎僕職掌王倅車之政

易氏祓曰不敢虛位故也　賈氏公彦曰王出征伐

王乘戎路副車十二乘皆從則使命士以上乘之有大賔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者選使從王見諸侯戒戒其當行者覲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氏右賈疏引覲禮證王使諸公就館賜侯氏之法也右謂大史在公之右王氏昭禹曰大史與有事者以大史主協禮事故也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僕人大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小斂大斂遷尸于室堂賈疏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於堂也朝之象也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賈疏檀弓注卜當為僕即僕人也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苛謂詰問之賈氏公彦曰作卿大夫掌事者謂王喪宜各有職掌比其廬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

案射人作擯介習察其德器與容儀喪事作卿大夫知其材力所稱也會同朝覲大宗伯為上相故所作唯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擾曰沓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

案教擾者納之圈檻時其饑飽達其怒心之謂也凡此類亦聖人所以盡物之性

凡祭祀共猛獸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中膳羞者獸人冬獻狼春秋傳熊蹯不熟賈疏宣三年左傳

賓客之事則抗皮抗苦浪反劉古郎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幣者服不氏主舉藏之抗讀為亢其讎之亢賈疏僖二十八年左傳城濮之戰子犯曰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某謂抗者若聘禮有司二人舉皮以東賈疏聘禮行享禮之時皮幣布于庭使有司舉皮以東即服不氏也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佐也大射禮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待獲待射者中舉旌以獲　賈氏公彦曰待獲者大射禮唱獲者居乏之中中則舉旌以宫偃旌以商是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凡大射之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射人張之

射鳥氏掌射鳥射常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鳥謂中膳羞者賈疏下文云祭祀毆鳥鳶鳥鳶不中膳羞則毆之此直云射鳥明是中膳羞者也鳧鴈鴇鴞之屬賈疏内則舒鳧翠雁腎鴇鴞胖此等去翠腎胖並可膳羞云之屬者兼有雉鶉鷃類

通論陳氏汲曰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烏烏不特以備祭祀肴羞之用庖人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膳夫羞用百二十品多取於是

祭祀以弓矢毆烏鳶毆音區

正義鄭氏康成曰烏鳶喜鈔盜便污人

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會同有盟詛之禮殺牲之事軍旅亦有斬牲廵陳之事故須敺烏鳶

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并卑盈反夾音甲

正義鄭氏衆曰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夾讀為甲司弓矢職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　賈氏公彦曰射皆三番第一番唯有六耦三耦初射雖中不釋獲第二第三皆衆耦共射則釋

獲皆有取矢之法大射賔射燕射皆同

羅氏掌羅烏烏

正義鄭氏康成曰烏謂卑居鵲之屬賈疏小弁詩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注云鸒卑居雅烏也鵲即山鵲卑居之類云之屬兼有餘烏也

蜡則作羅襦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牲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某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

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賈疏十月之時火星已伏在戌將蟄者畢矣

也王制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存疑薛氏季宣曰戴記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侯曰

好田好女者亡其國非真以鹿致也蓋作羅以示之

非真以女致也作繻以示之　鄭氏鍔曰羅以戒其

好田繻以戒其好女也

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鳥蟄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黄雀

之屬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頒賜　賈氏公彦曰司裘職仲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注云仲秋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頒羽物若然則一年二時行羽物　王氏應電曰獻鳩者以養國老因以羽物頒羣臣自此順生氣而不殺矣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畜許六反劉許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

盛大蕃息者謂鵞鶩之屬

祭祀共卵鳥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卵可薦之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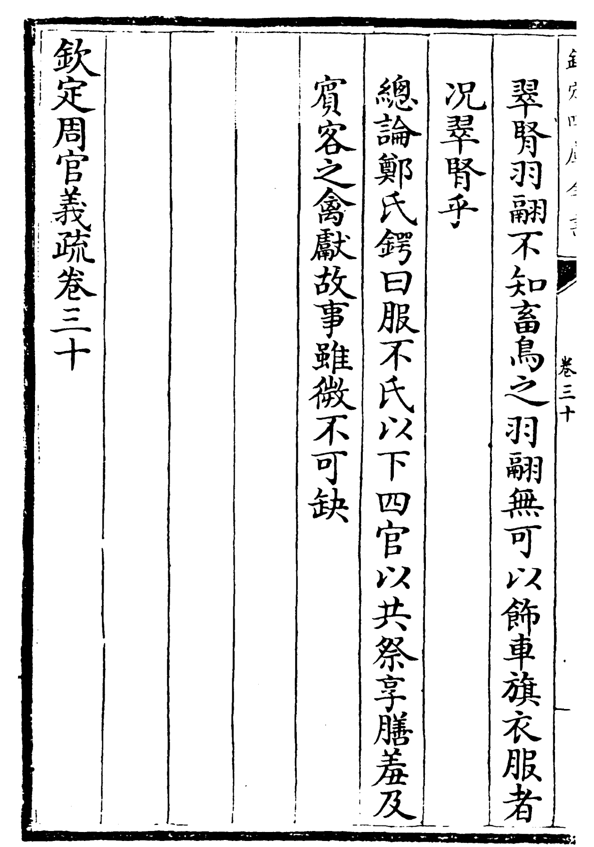
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存疑鄭氏康成曰鳥物謂鳧鴈之屬賈疏不言鵞鶩者所畜非貢物

以四時來膳獻之鳥雉及鶉鴽之屬賈疏内則及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二十豆有雉兎鶉鴽

案注以鳥物為鳧鴈之屬蓋疑家禽不宜歲時致貢

不知掌畜所養無野鳥貢以歲時以便膳獻耳盖王后世子之膳以及內宮外內朝冗食者之公膳賔客之禽獻若每事每日而取於掌畜不勝其擾且無以辨其物之時與嘉故分四時貢其既成而當於用者膳羞秩賜則頒之於庖人賔客禽獻則掌之以有司而屬於掌客然後物可先期以辨事可應時而集至於祭祀之卵鳥則臨祭然後共之以鳥必時卵而後膚革充盈此聖人察物之詳也王氏安石謂鳥物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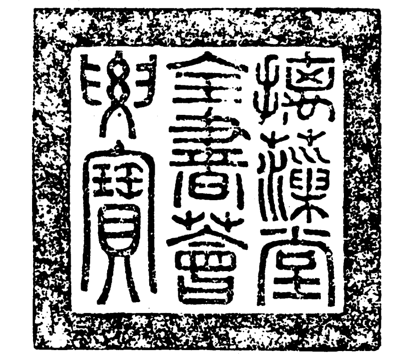
翠𦐂羽翮不知畜鳥之羽翮無可以飾車旗衣服者

況翠𦐂乎

總論鄭氏鍔曰服不氏以下四官以共祭享膳羞及

賓客之禽獻故事雖微不可缺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一

夏官司馬第四之四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注故書版為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為版

正義鄭氏衆曰版名籍　鄭氏康成曰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黄氏度曰不獨黜陟死者致仕者皆在此數

縣鄙鄉遂之屬疏賈

縣鄙屬遂故云之屬其中無鄉之州黨故鄉遂並言也　詔者告王所當進退

賈氏公彦曰羣臣之版謂畿内朝廷及鄉遂都鄙羣臣名籍辨年歲者知羣臣在任及年齒多少也縣鄙謂去王國百里六遂之中也不言六鄉者舉遠以包近

案羣臣謂士也中庸先言體羣臣而下即云所以勸士足以見之其大夫以上則為大臣矣在朝之羣臣其損益可歲登下若邦國之卿大夫士都家縣鄙之

小吏則辟除廢置各由其君長數可周知而損益登下則不徧記也故别言之不辨其年歲則用之或非所任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是也爵列有經而復辨其貴賤者如小宰司會遂人州長並中大夫其表著之位必有辨矣邦國都家縣鄙之吏會同軍旅田役之等威亦然司士掌士而必周知卿大夫之數者士上陞則為大夫故當併知之也　王氏應電謂邦國句之數二字衍文非也同曰都家而卿

大夫之有無則異同曰縣鄙而公邑采邑必不能如六遂之縣鄙地域夫家截然齊一且都家縣鄙或設或裁或分或併歲有損益則官吏之多寡各殊故必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而後能詳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也　專言用功過黜陟者則曰歲登下其數可矣其曰損益之數或事劇而益其員或事少而損於其故也每歲正月和而布之者此類皆是

通論劉氏彝曰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

其會聽其治事而詔王廢置此又詔王治者大宰詔於歲事之終司士詔於論定之始也王制司馬論辨官材故司士為之屬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奠音定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賈疏月給食不併給故云稍食能者先試之以事事久乃定以稍食）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賜多少由王不如祿食有常品

賈氏公彦曰六德六行為賢六藝為能奠定也

易氏祓曰爵有高下皆以德詔祿有豐殺皆以功詔以久奠食未為祿也如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醫師則歲終稽其醫事而制其食稾人則乘其事試其弓弩而下上其食皆奠食於任事既久之後者　王氏應電曰賜雖曰無常然取於幣餘之賦而節以好用之式則亦不至於濫也

案教士始於司徒成於樂正而爵與事皆詔於司士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尊卑劇易各當其任也　有德則宜授以爵未有有德而不能其職者也其能者必有功乃授以正祿有祿則有爵矣　上三句乃詔王治之目也三者既定則奠食自有常法以授地官司祿頒之而不復瑣瑣詔王矣

通論呂氏祖謙曰案王制選於鄉曰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升於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造士論定然後

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凡經
考校者七然後得祿其慎也如此漢唐以後大抵自
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失三代慎重遺意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
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
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
上鄉許亮反大音泰又如字從才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賈疏

對大僕職路寢庭有燕朝朝士職庫門外有外朝而言　案外朝則有諸侯羣吏燕朝則宜有王之宗人此至卿大夫士而止故知為每日常朝也大右司右也賈疏司右掌羣右之政令故知大右是司右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　王氏安石曰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故南面順王所向焉三公東上則北面以東為右也自孤而下皆以近王為上

案此與射人所掌朝位一也此日日常朝故詳於位而不言摯亦無諸侯彼主於初受命而見者故詳於

摯而位則畧言之也士之位東面者從孤西面者從卿大夫皆在其下而少退經蓋即以孤卿大夫統之下云士旁三揖則兩旁皆有士足以見之矣王族故士謂王之族與親故之為士者也虎士屬虎賁氏從王者皆南面王出則目送王王入則面向王也蓋以擁衛宜立於兩旁而稍後

存疑鄭氏康成曰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賈疏以其與虎士同位故知是宿衛者也新升試士未得正爵者不得留宿衛

族不得在王宫
通論賈氏公彦曰朝士外朝斷獄弊訟并三詢之朝有諸侯在焉諸侯既在西方右九棘之下孤避之在東方羣臣之位西面其餘三公卿大夫等仍與此位同　王氏昭禹曰朝士職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與此不同者朝士所掌者外朝聽獄弊訟詢衆庶之朝也羣士則公卿大夫之屬官故在其後
鄭氏鍔曰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宰夫司士所掌皆

治朝也司士正位而辨其等宰夫則察其不如儀者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擯臏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謂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賈疏王迎諸侯擯者是大宗伯及肆師小行人等非司士之職此上文云公卿大夫士等朝事下文云王揖故知為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賈疏中大夫同得一揖下大夫同得一揖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賈疏此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

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也賈疏經不見羣士位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且故士虎士宿衛者門西南面明士不宿衛者東面可知位既東面明知旁三揖者西南鄉揖之也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賈疏哀二年左傳衛子南語賈氏公彥曰此皆先入應門右北面士入即就西方東面位不待王揖其大夫已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上文別三公位此直言孤卿者孤卿尚特揖則三公亦特揖可知

案不見士位以朝士職有明文在孤卿大夫之後也古者公孤多以六卿兼攝孤與卿大夫既分東西則羣士各從其長故每旁皆三揖注據燕禮及大射謂羣士東面王西南鄉揖之非也燕與大射公即位於阼階故卿大夫已上皆北面士西方東面而虛其東以臣無背君而立之義也王南面視朝孤與卿大夫位分東西羣士何故偏聚於西哉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禮器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

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士乃旅揖之天子臣多故大夫亦旅揖

餘論王氏志長曰觀此經三代之君所以待其臣者何有禮也嬴秦至後代而遞甚焉夫君臣一體公卿其心膂大夫士其手足外心膂墮手足可乎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人才之盛皆人主志氣精神所吹噓而成者也是故能師臣則可師者至矣能友臣則可友者至矣奴隸役之俳優畜之則奴隸俳優者至矣

樹人猶樹木也植枳棘於庭欲收梗梠杞梓之用豈可得哉三代以後臣品日以卑臣節日以替職是故耳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内朝皆退還音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内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朝士掌焉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賈疏玉藻以路門外治朝為内朝對臯門内庫門外之朝為外朝通路寢庭朝為三朝朝士職注周制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内朝二也

朝辨色始

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賈疏春官司服文諸侯視朝朝服則玄冠緇布衣素裳緇帶素韠也其禮則同　易氏祓曰在王門左右者其位皆南鄉而在王後故還而揖之

黄氏度曰大僕前導王入也

案門左揖大僕大右羣僕也門右揖王族故士虎士也此數官之位逼介路門左右王始出未揖公卿不得先揖卑者故還入門而後揖之大僕前即大僕職

所謂入亦如之蓋前正王治事於路寢之位也　春秋傳王揖而入蓋楚猶用周禮他國可知

通論陳氏祥道曰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則大僕掌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則皆指諸侯而言也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文王世子所謂内朝者玉藻所謂内寢也玉藻所謂内朝

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案卿大夫直有二門內朝在寢門外外朝在大門之外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中城中　黄氏度曰國中謂自郊關以内治有所請治也自甸以往各有所屬
案曰掌國中之士治者獨升於司馬之士故不及鄉遂都鄙也於羣臣之版則通掌之於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周知之而士治則獨掌國中也此特舉士治則上經詔王治無卿大夫而所詔乃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之秩序可知矣疏謂此兼卿大夫非也

掌擯士者膳其摯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士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膳者

入於王之膳人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

案祀五帝及大神示享先王百官之戒誓具修皆冢

宰總掌之其下以次分掌之凡祭祀之戒具小宰掌

之射人相卿大夫之灋儀司士所詔相兼上中下士

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正義鄭氏康成曰賜爵神恵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割牲制體也羞進也　賈氏公彦曰賜爵謂祭末旅酬無筭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

案割牲羞俎豆承上文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所割所羞乃同姓異姓庶姓助祭者賜爵時之牲俎及豆也少牢禮有雍正雍府亦猶王朝内外饔割制牲體

也其有司馬亦猶五官之正貳各帥其屬牛人羊人小子之類羞牲體肉物也但大夫不能備官故賓尸時尸侑主人之豕脅俎湆魚俎司士羞之王朝之司士則惟共羣下賜爵之俎豆耳注謂割牲制體疏以豚解體解釋之非其職也祭祀之豚解則内外饔掌其割亨其從獻燔脯制於量人何為又使司士割之羞之以是知其為賜爵之薦俎也少牢下篇云衆賓拜受爵薦俎設於其位下云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

其皆有薦俎可知俎即牲俎薦謂脯醢一籩一豆此經直言豆亦有籩可知經言昭穆何以知兼異姓庶姓也少牢人臣之禮故先賓而後兄弟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舉昭穆則凡賜爵者皆視此矣惟二王之後及非二王後而為長賓次賓者宜在同姓之上而薦俎亦先設焉然要非司士之事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凡昭穆助祭者皆在東階之前西面北上假令父行為昭子行為穆孫行還為昭曽孫

行還為穆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

凡會同作士從賔客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士從謂可使從於王者

案會同朝覲射人作大夫介凡有爵者有大賔客射人作卿大夫從此司士所作惟士可以見其職掌之差矣

作士適四方使為介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使謂士以王命使也賈疏即行夫職𢿱惡

而無禮者有介大夫之介也賈疏聘禮大夫為次介士特使滯其餘皆士介天子使大夫下聘諸侯春秋傳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賈疏定十四年公羊亦使士為介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鄭氏鍔曰適四方亦有使卿大夫往而士為之介者此經作士為介是也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謂奠斂之屬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賈疏喪大記結披纁戴是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賈疏謂柩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天也子諸侯戴柩三束賈疏喪大記注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

前後披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𤣥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轂多圍轂兩旁言六其實旁三　賈氏公彦曰六軍之士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天子執披千人出自六鄉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　孔氏穎達曰披用帛為之以一頭繫於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若柩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

案束棺於柩車者曰束連繫棺束與柳材而結之者曰戴貫結於戴而出之於外人居旁牽之者曰披車之轅前後出橫縛木於轅以屬引者曰輅以長繩屬輅之兩端而人引之者曰引引即紼也行道曰引屬於柩車者也在棺曰紼說柩車而但屬於棺謂遷祖時及在壙窆時也遂人注曰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又曰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此執披者則在執引者之外卿大夫掌事

射人作之士掌事司士作之亦其差也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

正義鄭氏康成曰守官不可空也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非喪則兵災

案國有大事王宮之士庶子則宮伯作之國子則諸子帥而致之大子羣士則司士致而頒其守鄉邑之士庶子則掌固頒其守古者國之守政士無不與焉

以其識義理而能為民之倡且未仕而已教以與國同憂也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

正義鄭氏康成曰任其所掌治　賈氏公彦曰稽士任文承邦國是邦國之士也但諸侯之臣進退應是諸侯當國為之今於天子司士言之者但司士作灋與之使諸侯自黜陟耳非謂司士黜陟之也

案此即三載考績之灋邦國如此王朝可知舉外以

見內也大宰職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司士之稽士任其始基矣邦國之士任邦國亦有司士稽之非謂王朝之司士往稽邦國之士也
又案記稱司馬論辨官材其事於此職見之國子俊選並升於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故司士擯馬而膳其摯也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即記所謂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也蓋地官師氏保氏鄉大夫州長之屬春官大司樂

樂正之屬所以教士者惟養其德厲其行𦔳以道藝而已人之材性剛柔敏鈍文質不齊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緩急各相其宜而劇易各得其任然使素不相習直待其升於司馬然後論之辨之則惡從而得其實哉故設諸子之官凡國子之學於成均虎門國子之倅之修業於鄉學者國有大事則帥之而致於大子有甲兵之事則合其卒伍會同賓客作以從王而掌固領城郭溝池之守政又以士庶子為衆庶之

倡則士雖未仕而已狃習於國家之政事雖未升於司馬而司馬之屬已熟察其材之所宜性之所近矣所以論辨官材審知灼見而無誤也

存異王氏與之曰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也諸侯貢士一事不見他官其稽考進退之責蓋司士兼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倅七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書倅為卒鄭司農云卒讀如物有副倅之倅國子謂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其謂戒令致於大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也賈疏國子所學道德即師氏三德三行並保氏六藝也　黄氏度曰庶子副貳適子故曰國子之倅　賈氏公彦曰等謂才藝高下等級　吕氏祖謙曰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爵在學校則尚齒也

案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於成均者謂之國子諸

子所掌蓋其衆子為國子之副貳者故曰國子之倅也下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則非國子之常在成均者明矣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大子之大音泰

正義賈氏公彦曰下有兵甲之事則此大事謂祭祀也 呂氏祖謙曰大事通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之類案王出疆廵守征伐亦當令宿故帥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此所謂守曰監國也下經兵甲之事則所謂從曰撫軍 黄氏度曰諸子不掌適子此則適庶咸在蓋大子守則監國故諸子

盡帥國子而致之
餘論呂氏祖謙曰古者大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在學或有大故則使大子率其餘子在宫中其父御兵於外其子佐大子守於内此見得内外相維持不拔之意
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正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軍灋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國子屬

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　賈氏公彦曰弗正謂兵賦國正謂凡鄉遂之中甸徒力征皆不及也　呂氏曰古之為國者其使君臣一德非一日積也學相同則相好事相同則相信故王大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共學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是大子雖未為君也而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材已備則先王之慮奕世者不為不豫也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謂朼載之賈疏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即有一人鼎中匕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面載之於俎知正是此二事也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位佾處　黄氏度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故諸子於此正舞位授舞器案大胥所致諸子謂卿大夫之諸子學舞者即國子之倅非此諸子之官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於王　賈氏公彦曰位謂在殯宮外内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適子為王斬衰與父同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故也作使也

案曰羣子兼國子與其倅也知然者師氏保氏大司樂之屬别無正國子服位作國子以從之文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學大學也射射宫也賈疏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宫之左射宫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賈氏公彦曰凡國之政事謂國内有繇役之事皆是也國有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使脩德學道

案凡國之政事謂力役社田追胥之類曰遊倅者以其無職事而優游於庠序以學道藝也凡國之政事

存遊倅者國子則司馬弗正國正不及其倅則國正不及而甲兵之事猶聽於司馬掌固頒士庶子之職與其守是也進退之者進則與國子選俊同升於大學以待辨材授官退則仍歸於學或隸於宮正宮伯以宿衛也　周官掌士庶子之治教者不一天官則宮伯也地官則師氏保氏也春官則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也夏官則諸子也掌固也其職之分事之聯各有義焉宮伯所掌宿衛之士庶子也師氏保氏所

掌王同姓及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其職曰以教國子弟則王之同姓也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則士之子與者蓋鮮矣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則國子國子之倅及國之選俊皆隷焉其曰國子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其曰學士者兼國之選俊也其曰以待致諸子者致國子之學於師氏保氏者及其倅也諸子所掌獨國子之倅者其適子或學於師氏保氏或入於成均也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國有大事則帥國

子而致於大子有甲兵之事則治以軍法者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掌者國子之教也使師而治甲兵則褻矣故别以屬諸子也師氏保氏會同喪紀王舉必從而正國子服位作國子以從則屬之諸子者其職兼詔王𡡉諫王惡無暇及乎其餘矣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羣右戎右齊右道右

案三右皆朝夕王所身自執事别無府史胥徒所謂

政令者即下文合車之卒伍比其乘屬其右是也戎右中大夫齊右下大夫不嫌以上士掌之者但比之屬之而已無相臨相制之事也或曰序官司右下脫中大夫二人五字未必然

存異李氏嘉會曰戎右齊右道右天子乘車之右皆中下大夫為之非司右之屬也司右所掌乃萃車之右故凡國中有勇力者屬焉有事則於是乎取之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比毗志反屬音

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
卒伍　鄭氏鍔曰比其乘皆有行列屬其右皆有統
攝
案凡兵車皆有右而車既因事而殊則右之材力亦
宜有差等故必比次其乘以屬其右然後用各稱其
材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勇力之士屬焉者選右當於中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賈疏圍圍城守守城助謂圍守皆用戈戟助之圍者以弓矢為長戈戟為短守者以戈戟為殳矛為長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使兩相得也　賈氏公彦曰此五兵據勇力之士所用當不數弓矢司兵注車之五兵則無弓矢而有夷矛

案司士諸子論辨學校之士此則論辨武力之士平時試以五兵之用而訾相其能然後有事可比其乘

而定其所屬再言掌其政令者前所言用之之政令

此則教之之政令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賁音奔先細宴反後荷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出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賈疏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虎士八百人雖羣行亦有局分置卒伍也

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舍音赦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王出所止宿處闌梐枑也　賈疏　賈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校人職養馬曰閑是閑與梐枑皆禁衛之物故以閑為梐枑

氏公彦曰大故謂兵災

餘論胡氏安國曰康王初立大保俾齊侯吕伋以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外伋大公望子以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勇士宿衛王宫其為國家慮深遠矣

及葬從遺車而哭從字如

正義鄭氏康成曰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　賈氏公

彦曰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案雜記遣車視牢具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則天子宜九乘故鄭注雜記天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使所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虎士從使者

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于四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盾常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為之帥焉　鄭氏鍔曰車行勢疾及其止也餘力未定慮其運而不止故持其輪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賓客王齊服服衮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賈疏下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

冕朝覲服衮冕則會同賓客亦服衮冕覲禮天子衮冕負黼扆是也士助祭服爵弁會同則齊服服玄端

鄭氏鍔曰言服而趨者軍旅夾王車則以介祭祀會同賓客則無用介惟服其常服

案此臨事不當以齊服王齊服以衮冕亦未見所據鄭鍔得之旅賁所服其皮弁服與

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衰七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葛葛絰武士尚輕賈疏臣為王貴賤皆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軍旅則介而趨

正義鄭氏康成曰介被甲　賈氏公彦曰在軍唯甲士著甲餘有不服甲者旅賁勇士衞王故被甲而趨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正義鄭氏衆曰維持之　鄭氏康成曰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賈疏巾車職王玉路

建大常十有二旒此經云六人維之明一畔有三人三人維六旒禮天子旌曳地疏賈禮緯文

案王祭祀賓客之服大僕正之燕服小臣正之復設節服氏蓋朝夕王所而時視衣服之節適者列職無此文義已見於命官也獨列祭祀朝覲之維大常郊祀之從尸車者見從王而供別役惟此三事其餘會同師田視朝巡狩燕饗弔臨視學養老諸禮事及燕出入皆不供他事而惟節服是司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衮冕者從王服也

辨正王氏應電曰祭祀朝覲節服氏掌為王服衮冕而以六人維大常郊祀節服氏掌為王服裘冕而以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也舊說於衮冕六人裘冕二人句絶遂謂六人衮冕為服王之服二人裘冕為從尸服夫衮冕裘冕王之盛服也節服氏乃衣之以維大常執戈盾哉

案節服氏掌王生時衣服而王之復别屬夏采祭僕

隷僕餘喪紀亦弗與焉與膳夫內饔不供喪紀之鼎俎而别屬外饔同義蓋羞服以養生古人雖無忌諱而分職則各有所主　其服亦如之疏注語而誤錄為經文也蓋注家誤以衮冕六人為句而疑諸侯四人何以不言所服妄綴此語而不知義不可通衮冕惟上公加命乃有之諸侯不得服也況以諸侯之下士而服之乎古者常朝則君臣同服蓋尊可以兼卑而卑不可以干尊也若祭祀朝覲而亂法服之常義

何所取哉

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裘大裘也從車從尸車送逆之春秋傳晉祀夏郊董伯為尸賈疏外傳晉語文　孔氏頴達曰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　張子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則祀天有尸也　王氏應電曰尸亦用裘冕故節服氏以裘冕衣尸王不送逆尸故節服氏執戈

從車掌送逆之事　鄭氏鍔曰雖郊祀亦有尸士師職祀五帝則沃尸是也節服氏八人六人維大常故二人送逆尸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相悉亮反難乃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難謂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却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賈疏案月令惟三時難季春命國難仲秋惟天子得難諸侯亦不得季冬命有司大難則及民庶注云四時者總言之也索廋也案廋疑當作捜

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先悉薦反方良音罔兩又並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先匶葬使之道賈疏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

案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毆疫可也而蒙熊皮黄金四目則怪誕而可駭大喪先匶宜也而卜得吉兆先王體魄之所安也乃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不亦悖乎蓋莽好厭勝如遣使負鷩持幢與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正與二事相類故歆增竄此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耳

削去則職中辭義相承完善無疵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賈疏王行事之時多以立為正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賈疏謂羣臣奉行王命報奏者皆是

通論黄氏度曰大僕掌治朝及路寢之服位若小寢之服位則小臣正之

掌諸侯之復逆

正義鄭氏衆曰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　賈氏公彦曰宰夫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

案周官復逆大僕與小臣御僕分掌之以三官朝夕王所旋至而立達也以天子耳目之司寄之卑散且分職徑達而不關於其長何也聖人立法本無猜防羣下之心惟出以至公而盡萬物之理故姦弊亦無由生章邯在軍使司馬欣請事而丞相高不納霍山

領尚書上書言其家者屏不奏權重而職專故也

王眂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旣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賈疏此即司士職所云大僕前也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訖還退在本位待朝畢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却位立

案司士正朝儀之位統上下而言之此職正位而退則不兼羣下以職首正王之服位知之也以司士職知大僕之退在路門之左以此職知司士職大僕前

乃正王内朝之位經文辭簡而義明類如此

建路鼔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

聞鼔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内朝之中如今宫殿端門下矣政鼔節與早晏賈疏此鼔所用擊之以聲早晏

或有窮遽者擊之以聲寃枉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鼔所者賈疏御僕職以序守路鼔大僕聞鼔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　鄭氏鍔曰建鼔於大寢之門外則

聲必聞事必達　鄭氏衆曰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　王氏安石曰先窮者欲速達甚於遽令　賈氏公彦曰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庶子總名則曰御僕

案御僕下士十二人而别言御庶子者其直日御於王所者則曰御僕分守路鼓者則曰御庶子盖大僕與御僕常在大寢之門内而御庶子在門外故大僕

聞鼓聲則速御僕使迎受御庶子之所達速御庶子使迎問鼓者所欲達也肺石所達窮民乃不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故朝士以達於司寇也路寢所達窮者則吏士枉抑於長官及獄訟不能自直於司寇者而大僕以達於王也王制司寇以獄之成質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先王任人不疑惟於刑獄則惟恐其有蔽壅而多方以求達民隱如此康成謂即肺石所達窮民非也立於肺石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

長則事無不直者矣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令字下讀為句後鄭不從者若大僕主令御僕御庶子迎窮與遽則二官自白王不告於大僕事何得在大僕職乎故後鄭以為大僕聽其辭自白王也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詔告也牲事殺割匕載之屬賈疏云割者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禮器云君親割牲祭統云君執鸞刀羞嚌彼據諸侯明天子亦然云匕載

者易震彖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云雷聲百里諸侯之象人君於祭祀匕牲薦鬯而已其餘不親彼諸侯親匕明天子亦然是以大僕有贊牲之事少牢不親匕下人君也特牲親匕者士卑不嫌也

案大僕贊王牲事與大宰同何也大宰職專言大祭祀則贊射牲也此並舉祭賓客則不射牲而割與匕王猶親為之大僕授刀授匕是贊也割匕之事王始之而大僕代王終之亦贊也其割之事猶有內外饔焉大僕祇就王所親者贊之耳喪紀牲事王不親則無庸大僕贊亶有正服位詔灋儀而已大宰凡事贊

王挈其綱耳大僕朝夕正王之儀位故當執其事焉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正義鄭氏康成曰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賈疏恐車傾陷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右勇力者也　賈氏公彥曰若使人馭身無事而居左則大尊故自馭也

案小臣職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此大僕前驅則王以政務出入者也以乘王之倅車故不敢曠左以職主

於御故居左而自馭也大僕不御王車者以大馭齊僕道僕戎僕田僕分掌之也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則自大僕而外乘王之倅車固有不自馭者矣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

存疑鄭氏康成曰王通鼓佐擊其餘面 賈疏王通鼓者謂王親將待王擊乃擊之佐擊其餘面者案大司馬王執路鼓路鼓四面將居鼓下則前面不得擊之大僕佐擊一面戎右亦擊一面王自擊一面若然王與御者并戎右已有三人更有大僕則駟乘案文十一年左傳侯

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注駟乘四人共車與此同也

案疏謂此駟乘之瀘是也主將居中御者在左戎右在右更益一人則為四此一人其亦在右而稍後與路鼓四面臆説也凡鼓本無四面六面八面之瀘況車長只四尺四寸人立必近式鼓樹於跗僅可自式以前則鼓長八尺猶當夔而通之未見有旁面可擊者也贊王鼓者直贊王所鼓之一面耳

救日月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救日月日月食時也春秋傳非日月之眚不鼓賈疏莊二十五年左傳

存疑賈氏公彦曰日食陰侵陽當與鼓神祀同用雷鼓月食當用靈鼓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窆彼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戒鼓擊鼓以警衆也　鄭氏衆曰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堋賈疏昭十二年左傳禮記謂之封皆葬下棺也音相似賈疏喪大記與檀弓皆以下棺為封字雖

不同皆作𡨋音

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首服之灋謂免髽笄總免字疑誤入廣狹長短之數賈疏禮記注婦人笄齊衰榛木斬衰箭竹為之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　賈氏公彦曰案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彼云冠專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直是婦人首服但始死將斬衰者男子笄纚深衣婦人麻髽笄總喪服斬衰章亦云女

子亏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則齊衰已下者始死男子免婦人布髽也

案小宗伯所縣男子之衰冠也故縣於大寢之門外以示臣民大僕所縣婦人之首服也故縣於宮門男子之衰冠縣其式可也婦人首服之式縣之則褻矣故不曰式而曰法葢第書其所用之物材與長短廣狹之數而不懸其式也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使往　賈氏公彦曰或王有故不親則使大僕往

案大僕掌公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皆不言王者葢親弔則掌相其灋儀而有故則奉使而往也

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相息亮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左右贊謂授之受之　賈氏公彦曰燕飲謂與諸侯燕或與羣臣燕皆有主人酌酒

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酧賓洗爵升降之法射謂大射也小臣職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則知大射大僕所掌也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　賈疏路寢安燕之處故謂之燕朝又與賓客饗食在廟燕在寢也與賓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見燕禮而圖宗人嘉事之朝無所見故特見之嘉事冠昏嘉禮之等

案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則燕朝亦日

日之常朝也盖治朝無坐濡内朝有時而坐故云燕耳論語攝齊升堂及凡侍食侍飲皆在燕朝注云圖宗人之嘉事謂燕朝有此耳其實燕禮射禮皆於路寢行之非必圖宗人之嘉事而後有燕朝也

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謂以王不眡朝之意告之春秋傳公有疾不眡朔賈疏文十六年公羊傳 鄭氏鍔曰王不眡朝必告以故則以安燕廢朝當有論諫矣

總論王氏志長曰觀大僕小臣諸職所列事無大小皆有儀法雖在燕閒必正服位其防之也豫其喻之也微使王以行以習日就月將而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端本於是矣是故三代已上左右僕從雍容談笑而有餘三代已下法家拂士犯顏極諫而不足也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瀍儀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命時事所敕問也小瀍儀趨行

拱揖之容　賈氏公彦曰大僕詔祭祀賓客喪紀之瀳儀乃禮之大者小臣大僕之佐故掌其小者若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天揖同姓時揖異姓之類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

正義賈氏公彦曰諸侯賓也故其復逆掌於大僕若三公孤卿則在朝之臣故小臣掌之

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服位謂燕居時也玉藻王卒食

玄端而居賈疏謂在路寢中聽事訖適小寢燕居玉藻玄端而居正謂在路寢食訖退適燕寢

燕出入若今游於觀苑服玄端也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

正義賈氏公彦曰王將獻尸賓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

正義賈氏公彦曰祭祀言小則賓客饗食皆蒙小字小賓客謂諸侯遣臣聘問者賓射對大射亦為小也

鄭氏康成曰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
窔賓射非燕射也然其射前亦必有燕若饗食則無
射法也如大僕之法即正王服位詔儀法贊牲事贊
弓矢之類
掌士大夫之弔勞勞力報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亦王所使也
凡大事佐大僕
通論王氏曰窔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王出入則前驅而天官内小臣亦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小臣掌王之小命而天官内豎亦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此固大小分職之義也内小臣掌王后之命而不言大蓋大命皆出於王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王有故不親祭也賈疏既祭反命於王明是

王合祭有故使人攝也

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錄所當共之牲物

大喪復于小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廟高祖已下也始祖曰大廟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　賈氏公彦曰大喪王喪也王生時所有事之處皆復此祭僕復小廟其大廟則夏采復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也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與音預

正義黄氏度曰王所不與謂畿內山川及公卿百辟之有功德於民者都家祭祀皆命於國亦各使其主者祭之

案王所不與謂四郊之外郊野甸稍縣畺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祀都家則王之懿親尊屬故皆賜禽

辨正王氏應電曰注謂都家同姓有先王之廟則賜之禽非也諸侯不得祖天子都家安得立先王之廟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賈疏見僖四年左傳展謂錄視其牲體數體數者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賈疏並禮記少儀文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以左胖致人大牢謂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牲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也肩臂臑折九个者一節折為三段案致福於王當斷自大夫已上士則所祭為王之懿親尊屬然後得致與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正義鄭氏康成曰羣吏府史以下　易氏祓曰民亦有復吏亦有逆與宰夫於諸臣云復萬民云逆互備案諸侯之復逆大僕掌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則御僕所掌當自大夫士而下府史亦存焉經所稱羣吏惟小司寇外朝之位對羣臣而言則專目府史外此皆大夫士也葢非常之事專訊萬民故府史亦與焉若平時則府史已下縱有建白亦各達於其長耳士大夫之弔勞既掌於小臣則此職弔勞專承

庶民而言其或府史胥徒有死國政者亦於庶民之弔勞包之

餘論李氏嘉會曰觀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漢征民宿衞及其去也天子親饗之則羣吏庶民有弔勞宜也

大祭祀相盥而登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盥者謂奉槃授巾與賈疏小臣沃盥此職又相盥明是奉槃授巾也少牢特牲尸盥時有奉槃授巾之事登謂為王登牲體於

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賈疏載即登牲體於俎

大喪持翣翣所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翣棺飾也持之者夾柩車 賈氏公彦曰喪大記注漢禮翣以木為匡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在路夾柩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

掌王之燕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燕居時之令

以序守路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序更　賈氏公彦曰即大僕職所

云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者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

司農云洒當為灑某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

應對

存疑鄭氏康成曰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賈疏知者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明二祧無寢也詩云寢廟繹繹前曰廟後曰寢　賈氏公彦曰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

辨正劉氏敞曰隷僕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神人不參若果典職宗廟不應更褻之於宮中而役以勞辱之事然則此寢非廟寢也　王氏與之曰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此隷僕所掌當為王之小寢

案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云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此五寢即宮人所掌之小寢五也宮人掌之隷僕又掌之者一事兩官並共天子官多也宮人所掌尤重路寢隷僕則直五寢而已宮人於凡脩除井匽並掌之隷僕但事埽除糞洒而已康成以此為五廟之寢非也廟固有寢有其五

而無其二何義乎康成即據此五寢之文立說耳

祭祀脩寢

存疑鄭氏康成曰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

案康成以五寢為廟寢者緣此文耳春秋脩其祖廟不應舍廟而言寢也盖小寢王所燕息也祭祀則齊戒有十日之期王唯居路寢不居小寢此時小寢空故乘隙脩之耳月令秦法非周禮薦寢廟之文不可

為典要而謂薦必於寢亦臆說也
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
正義鄭氏衆曰乘石王登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賈疏詩小雅白華篇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儆蹕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存疑鄭氏康成曰小寢高祖已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賈疏高祖已下廟稱小始祖廟稱大故寢亦隨廟為稱
案王喪必在路寢而五宮中無復於王寢者劉氏敞

謂此王之小寢大寢是也大喪夏采既復於大祖祭僕又復于小廟廟中之寢無庸更復則此大寢者即王之路寢也小寢者即王之五寢也但五寢未必盡復則路寢而外或但復於王近時所燕息之寢與后夫人不必復於廟而正寢燕寢自宜復也士喪禮死于適室適室正寢也士復于正寢推此而上可知矣而隸僕所掌五寢之非廟寢也決矣

欽定周官義疏卷三十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張大本